

傳全廟破拿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初一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二十日發行

拿破崙全傳

定價大洋壹元

譯者 南豐趙宗正

發行者 始安趙卓

印刷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東首
作新社印刷局



總發行所

上海英界新馬路登賢里

東來譯局

拿破崙全傳目次

緒言

- 第一章 拿破崙幼穉及壯年時代
- 第二章 拿破崙出征意大利
- 第三章 拿破崙埃及之役
- 第四章 拿破崙再征意大利
- 第五章 拿破崙出征日耳曼
- 第六章 拿破崙出征西葡半島
- 第七章 拿破崙出征奧地利
- 第八章 拿破崙出征俄羅斯

第九章 拿破崙與同盟軍之戰

第十章 拿破崙法蘭西國內之役及其末路

第十一章 拿破崙出殯西貢半島

第十二章 拿破崙出殯法蘭西

第十三章 拿破崙再出殯法蘭西

第十四章 拿破崙對英之戰

第十五章 拿破崙出殯意大利

第十六章 拿破崙出殯意大利

附錄

拿破崙全傳目次

拿破侖全傳

東來譯局編譯

緒言

當十八世紀之末。法國之大革命起。倡平等自由之大義者。聲振遐邇。餘波及於全歐。其勢滔滔。大有河出孟津。一瀉千里之狀。於是列國君主。累世握專制之政權者。莫不望風震駭。相與合從。欲免其覆亡之禍。而拿破崙以梟雄之才。遭此古今罕見之大變。乃乘勢驅慄悍無前之法民。以四出侵略爲事。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實奄有歐洲大陸之過半。所至之處。悉布以專制武斷之政。洎千八百十二年。即向執牛耳於德意志聯邦之奧地利普魯士二大國。猶且爲所迫脅。不得已而請成締盟焉。是時拿破崙所不能號召者。僅歐洲邊陲之英俄瑞典葡萄牙諸國。與西班牙之叛徒而已。於是諸國協力圖謀。以與拿破崙抗抵。當是時也。歐洲之局面。截然分而爲二。蓋非拿破崙之敵。即拿破崙之屬也。拿破崙以一人之才力。當列強四面之攻。其始也。非不百戰百勝。而卒至困死於滄海孤島之內。此豈非天命哉。雖然。

不有所容。不可以得天下之英雄。不有所忍。不可以謀天下之大勢。拿破崙長於用智而短於容人。富於用勇而乏於制勢。英海國而習水戰。其文武俊傑皆匡持有謀。此不可以聲勢取也。拿破崙不用平原之長而與之爭於大海之間。乘勢輕發。喪師於他法。嚙耳海峽。以失征英之機。又立約阻貿易之商務。以買怨於大陸諸國。遂使英國得乘其間。此拿破崙之失計於英也。俄國大而地廣。亞力山大以英武之姿。練兵養士。此可結以爲外援。拿破崙始與亞力山大膠漆如兄弟。終至於怨怒懸軍萬里。深入敵地。欲以僥倖於彼之不敢抗。是以舉向日百戰經畧之地。失之於一旦。遂敗歐洲統一之計。此拿破崙之失計於俄也。澳在歐洲中心而親英。其地勢與法相接。此可用以連橫而孤英。俄之勢。拿破崙不聽多列朗之策。虐戰數次。欲以猛力脅之。彼既力竭而講和。其心未必悅服。也是故英澳交合而法勢孤立。此拿破崙之失計於澳也。拿破崙有此三失。故其平日雖有百戰百勝之才。而定一字內之計。實大相左矣。嗚呼。剛決雄斷百戰百勝。未嘗敗衄。如拿破崙智術權略。出沒變幻。如拿破崙揣摩形勢。籠罩天下。如拿破崙風姿特絕。氣宇磊落。如拿破崙乃天下之治將。理而亂。宇內之霸將。成而敗。何其奇也。觀其智勇足以取天下。其魄力足以橫行天下。而其量不足以容

納天下額勒巴海之月赫利那島之濤鬼哭啾啾風雨夜至拿破崙亦自有不堪感憤悲慨者歟雖然疾蹄以蹂躪歐洲之艸一身以當大陸之兵眼中無宇宙拿破崙亦千古之英雄哉世之史家不少活眼爛識之士然獨於拿破崙則不能特具隻眼看破伊之天職之所在大都目爲殘酷暴慢之主而伊之有功於人民者全未能道其一二焉是豈非拿破崙之不幸歟故吾人要知拿破崙之南征北討戰征之苦雖禍延歐洲者十餘年戕賊生靈逾數百萬將中原之場鞠爲茂艸此誠拿破崙不能辭其咎然使十九世紀之新天地一旦現出是則拿破崙征戰之功亦可謂空前絕後者已予嘗攷之拿破崙宿齋宇宙之大志據於南溟烟波深處歷星霜者十七餘年及其事權得假歐洲之天地爲之一變國家之科學與經濟學莫不依鐵甲艦之力井然其區劃然則英雄得志其作用固有絕大特色要亦平日所蘊蓄者深也世之人沐於二十世紀之文明噢咻嫗伏抑知原於十九世紀開其幕者之所賜乎今也拿破崙往矣絕海之孤島模糊徒鎖無限之深愁南溟之怒濤髣髴猶聞叱咤之軍鼓十九世紀曾幾何時竟忽入於二十世紀又三易星霜矣問誰摘斗摩天目空今古繼拿破崙而起者乎

第一章 拿破崙幼穉及壯年時代

拿破崙之初生及其家世。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天地震動。風雲叱咤。不世出

之英雄拿破崙。生於哥西加島之首府。亞查秀貴族。查理斯奔那怕特家。哥西加島者。原

爲意大利根拿邦之奴屬。其歸法蘭西而吸獨立之空氣。不過半世紀。拿破崙之母。名勒

體斜拉畝李樓。亦貴族女。與查理斯同爲聖明透村人。查理斯以千七百四十六年生。遊比

薩大學校。成業歸。千七百六十四年。娶勒氏。時勒氏年十四。容姿絕世。濯濯如芙蓉出水。此

時法人已侵略哥西加半島之一部。查理斯奮然蹶起。爲剖李之一將以抗法軍。後哥西加

島全屬法國。查理斯以大廈旣傾。非一木所能支。遂絕抵抗之念。因國人之舉。爲司法副官。

千七百六十七年。被選爲哥西加島貴族之代議士。與教士之代議士。軍民之代議士。共至

法國。千七百八十四年。查理斯卒。年三十五。有子女十三人。拿破崙實其第二子也。

拿破崙之丰采及其氣象。拿破崙自幼穉時。已堅忍。有膽略聰明。善謀能斷。其皮膚薄黑。

如意大利人。雙目炯炯。如閃電射人。其身雖小。其腦極大。一望而知爲非常人也。

哥西加多深山大澤。富於奇特怪絕之風景。尋常少年。雖乏思想。一臨此地。自能鼓舞精神。

況夫拿破侖其人。天賦剛毅之性質者乎。拿破侖聞岩谷之響。風濤之聲。觀艸木之葱鬱。山谷之幽絕。無不心領意會。不好與同年齡之童子遊戲。常隻身獨步。或坐懸崖絕壁之上。吸噓烟霞。收攬奇秀。或遊深洞奇岩之中。潛思默想。深入三昧。

拿破侖眼中常無人。輕侮朋輩。習以爲常。雖其中如約色弗。稍拂己意。輒鞭撻之。凌辱無所不至。然拿破侖多受其母教養。其沉着含忍之氣象。終身不變。後拿破侖以爲己之功名。全爲母教所致云。

亞查秀之近邊。有其父之避暑園。園中有花岡岩。濱海岩下有窟。拿破侖休課之際。獨至此園。深思消遣。至今其遺跡尙存。行人過此者。不堪懷舊之情。英國名士司可特評之曰。夫後來爲豪傑。稱絕代之士。而沈吟於此幽絕清邃之地。自今思之。殆不能測也。

拿破侖初聞母談史事。由是喜讀歷史。勝似玩好之具。當此時哥西加一老將名剖李者。熟達武事之良將也。屢過拿破侖家。語以英雄之偉勳奇績。拿破侖聞之。眉飛色舞。心動魄揚。不能自己。剖李益愛拿破侖曰。是非幼友。乃眞我益友也。盡傾其底蘊。凡歷史上之事業。及其自己所得之事語之。爲春宵消閒之樂趣。拿破侖既考悉哥西加古今之形勢。更進而

涉獵各國之歷史。及傳記。其進日遠。嗜讀書。愛智識。勝如他物。嗚呼。是非拿破崙後來成大業之基本哉。

拿破崙之修學及才識。千七百七十七年。拿破崙年九歲。入卜林陸軍學校。初入校時。揮淚別其母及其兄弟姊妹。過巴黎時。目擊宮室寺院街市園囿之美觀。驚其壯大。何意此大都。此人民。他日盡歸自己之掌握乎。

拿破崙初入校時。只能操本土音。面目黑削。肖山居人。同學咸欺侮之。一教師名打皮者。憐之。私教以法蘭西語。三月以後。拿破崙進而學拉丁。然拿破崙又厭學之。而於算術特有神悟。後拿破崙與同學者約。已與同學者。代答釋算題。而使同學者爲己繙繹。己所不知之問題。

拿破崙在校時。有一最有趣之事。拿破崙於校後。編小籬圍成一小園。當休息時。輒遊憩其中。一日有一校友。怪其得暇。輒至此小園。欲窺其何所爲。乃破籬窺之。見拿破崙正在此操練其陸軍。兵士皆以小石卵爲之。行陣井然。此校友不覺失笑。拿破崙覺而怪之。且斥之去。此校友不聽。且答而僞贊以好藉略。拿破崙大怒。選其行陣中最大一石卵擲之。中其額。仆。

面大傷。後二十五年。拿破崙已爲帝。此校友欲見拿破崙。自認爲當年同學友。拿破崙已不記其名。時左右之人。皆曰詐也。使人問以當年同學交涉之證據。此人以額上疤痕示之。拿破崙曰。哦。是我大將軍擊傷之敗卒也。

拿破崙在校時。當千七百八十三年。及八十四年間。降大雪。拿破崙往其小園。用鏟鋤雪築成一小城。欲一人守之。一人攻之。邀校友一人俱。校友皆辭。拿破崙乃自爲攻者。又自爲守者。爭戰良久乃休。後諸校友觀拿破崙之風捲歐洲。名城連下。以爲與當日拿破崙攻雪城時。風景不殊也。嗚呼。英雄之着用。其少小已大異於人若是。

拿破崙之入卜林學校。實一生新生涯之始。拿破崙在校中。以怕提樓爲師。以布林爲友。修歷史地誌及算術三科。夙夜不懈。最委心於算術。且尤注意於政事。拿破崙好算術。慣能運精密之思。以既知者爲基本。而測未知。用之甚熟。故養成大將之資格。其利益不少。故算術者。實又兵家之第一要着。拿破崙後來於戰場。凡器械學。量地學。放砲學。皆十分練達。此等事。從不假將士之手。自施其籌畫。極運用之妙。要皆今日在學校時。已操之裕如也。拿破崙之耽史學。略如前述。而布拉他克之英雄傳。最爲所喜。拿破崙平生嗜好。唯有書籍。

慕想古豪傑之智謀偉略。恰如置身上古世界。與之相接。亦甚愛誦古詩。如和馬希臘詩人之詩。史。嘗不離左右。其寄母書有云。兒將腰間劍囊貯和馬之詩。以闢世界之道。亦可見好尚之篤矣。一日老將剖李謂之曰。嗚呼拿破崙足下。足下似非今世之人物。乃古豪傑傳中。第一流人物也。嗚呼剖李此言。亦拿破崙之真知己哉。剖李能於拿破崙乳臭時。許以第一英雄。剖李亦可謂英雄矣。唯有英雄能識英雄。豈不然哉。拿破崙早通各邦歷史。如囊中之物。至於成敗得失。瞭如指掌。故其建功業也。如放夜光之眼。應足所進。勇往無前。毫無所惑。蓋其成算在胸。已非一日矣。

千七百八十三年。拿破崙在卜林學校六年。年十五歲。因算術博士怕提樓之薦。入巴黎陸軍學校。卜林學校監督克那留評拿破崙之品學。以送於國王路易第十六。其詞曰。「奔那怕特生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八月十五日。高四尺十寸十分。居第四班。身體強壯。性情和順恭敬。行爲遵規矩。算學最優。地理歷史最熟。但劣於學拉丁義。爲海兵最相宜。現欲升彼入巴黎陸軍學校」校中檢查官。以拿破崙年齡未及格。欲拒不許。克那留曰。此乃我之破格。我所以欲破格使入此校者。非別有所私。吾見此兒嶄然露頭角。若磨之必爲利器。檢查

官遂許之。拿破崙已入校。歎其校規過寬。不能養成有爲軍人之資格。於是上其前校長伯統氏書曰。此校之生徒。家非甚富。其能辦校費者雖多。然宜減用僕丁。使生徒自飼其馬。軍營教育之法。不可太寬。生徒苟能節儉。學勞役。身體自強壯。能當風雨寒暑。善耐軍陣之勞。善受士卒之敬禮。乃能使授命云云。其意見老成謹嚴。如出老將之口。拿破崙終身持此論不變。後三十年。拿破崙立封特爾卜羅陸軍學校。即仿此意也。

拿破崙之在巴黎學校。亦如在卜林時。於諸學科。其進步特著。各科教師。無不稱美。歷史教師奈克者。嘗評拿破崙曰。生於哥西加。氣象固自不凡。然際會風雲。大有爲之才也。又文學教師多米崙評拿破崙之文才曰。如火山噴發。能燒花崗石。故拿破崙與克奈多米侖皆甚歡昵。及爲第一議定官時。屢招二人共朝餐。每相與評論史中人物以爲樂。

校中教師。皆愛拿破崙之才。惟日耳曼語學教師布爾。以其不善日耳曼語。頗憎之。一日拿破崙出席。師深忿之。問曰。將何之。拿破崙曰。赴砲術科算術之試驗。師嘲之曰。汝亦嘗學算術耶。拿破崙大聲曰。先生。我爲校中第一算術生。汝不知耶。師曰。余以汝爲愚人。必不長於算術也。後拿破崙爲帝。追念及此。戲語人曰。若布爾猶在。當知我之爲人。其愚人之誚。果真。

否也。

千七百八十四年。拿破崙在校。未及一年。攷得優等。卒業。便屬格勒諾卜六之守兵。入菲爾砲兵聯隊。充二等副小隊長。是爲拿破崙出身之始。

拿破崙任官中之勉學及著述。蛟龍不得雲雨。螻蟻得而侮之。英雄不遇時會。走卒得而輕之。拿破崙當不遇之時。一見笑於無知之校友。再見薄於日語之教師。鴻鵠之志。固非燕雀所能知哉。日月如邁。歲時催人。拿破崙之年十八矣。以大有爲之志。際大有爲之時。而鬱鬱於隊長一官。固非拿破崙之願也。故拿破崙雖職務紛煩。而猶勉力於學問。千七百九十一年。爲哥西加大隊長。至九十三年。歷三寒暑。拿破崙既不懈於職務。而又朝夕討究歷史。至於立法政治之要領。無不精詳。而又編述哥西加之英雄傳。輯愛國者之傳。大都著名戰陣。爲當時謀哥西加獨立之人物。其中有母黨某父子二人之傳。乃當時熱那人。與亞查委戰爭。殉身報國之好男兒也。

拿破崙之兒女心。拿破崙之赴華林西也。分營之所在。蒙此地豪家之眷遇。其中如哥倫比路。稱之爲俊士。又得見蒙地黎烏。後舉爲內務大臣者。哥倫比路頗有才識。負府民

之名望。有一女。拿破崙竊戀慕之。然其情澹如也。拿破崙爲帝時。常語人曰。此時我等二人。眞澹泊無我之稚兒也。唯樂於時之廝併。憶及當年仲夏之時。二人會於香雲深處。談心握手。共食櫻桃。如此良辰。去不復返。迄今追念。使我愴然。其輒語柔情。蓋流露於不自覺者。拿破崙亦可謂爲多情之男子矣。

拿破崙豈不可謂爲英雄哉。古今惟有英雄肝胆者。然後可有兒女心腸。拿破崙與哥倫比路之女。交情旣密。遂私誓爲夫婦。猶恐他日女之父母有異議。乃自請於哥倫比路而許之。哥倫比路亦愛拿破崙之才氣。常勵之曰。卿受天命而來。他日必得轟烈之名。幸勿辱天命。是亦服拿破崙至極矣。未幾。法國有革命之亂。拿破崙漸創其業。而哥倫比路淹然垂危。將焉就木之人矣。不獲見拿破崙之豐功偉業。豈知竟不出先生之豫言。其後十餘年。拿破崙至黎昂。哥倫比路之女。已適他人。而寄寓於此。拿破崙乃認爲義妹。並授其夫以大官。夫名布烈西。嗚呼。拿破崙必如是始可謂英雄哉。前之情意纏綿。朝夕廝併。固一拿破崙也。繼而割倚翠偎紅之私愛。做掀天動地之事業。固一拿破崙也。後之變私愛爲公豪。因私情以授公爵。固一拿破崙也。此拿破崙之英雄氣。此拿破崙之兒女心。此惟有拿破崙之英雄氣。然

後有拿破崙之兒女心。嗚呼。不有拿破崙之英雄氣。而學拿破崙之兒女心。則直一無賴夫登徒子而已。

法國革命時代之拿破崙。國家無大患難。則一國之奇才不顯。英雄無大志願。則一生之成就亦慳。有破敗之思想矣。必須破敗之手段。有破敗之手段矣。必待破敗之時代。然後可成此破敗之才。拿破崙當法國未騷動之時。其思想常有如何之變動。如何之應付。必如何然後有變動。必如何然後可應付。其用心亦極苦矣。故一旦革命事起。而熱心富貴者。莫不欲從此博取功名。適拿破崙崛起其間。慨然奮改革之論。主張民權。以收國民之望。故其後日獨將雄師百萬。席捲歐南。即原因於今日自由民權之說也。拿破崙毀君主宗旨。以建民主宗旨。其訓令及宣言。常有曰。余反對封建君主之權力以挑戰者。欲救億兆之困苦也。余豈欲藉人民之義務以自立乎。毋亦以人民之同此感情。欲使共樹權勢基礎耳。由是旌旗所樹。迭沛風聲。人民之久困專制者。無不欣喜相迎。此拿破崙之所以大起聲價也。雖然。法國無革命。拿破崙豈遂寂寂終身。而無所表見乎。英雄無時會之可乘。斷不坐以待時。而必百方以觸破羅網。殺身流血。平生所期。此英雄舉動。所以大異於常人也。

法國革命事起。拿破崙於是語其隊長曰。國家之大改革。正志士際會風雲之時也。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巴黎人民暴動。入提哥烈利宮。八月十日。府民再入宮。蹂之躪之。無所不至。此時拿破崙歸哥塞牙島。

當時哥塞牙改革黨之暴動。巴阿利不與聞。巴阿利者。哥塞牙之一將也。島民遂疑之。將以哥塞牙賣於英國也。巴阿利與之抗論不屈。島民益益紛擾。而倡自由黨與巴阿利黨相敵。專主張哥塞牙之獨立。會法國國會亦以巴阿利爲反賊。於是巴阿利遂眞謀叛。拿破崙以巴阿利爲多年之英將。法國國會既發令目爲反賊。而亞惹西疴阿府會亦附會之。拿破崙大訟其冤。爲之排解。既而哥塞牙爲英國所攻擊。亞惹西疴阿遂爲灰燼。盡掠勃奈巴爾的家之財。其屋舍爲英軍之宿營。舉家皆遁於法國。棲流於馬塞里。當此時巴黎之騷亂。日益危急。如將萎之華。難經驟雨。如已朽之木。正畏狂風。岌岌乎殆哉。安危存亡之機。一轉瞬間耳。拿破崙乘此機會。去馬塞里而赴巴黎。時南部之人民。以都倫叛降於英國。國會遣將官加路多。依共和政治之制。復置此州。追討叛賊。會加路多屢戰屢勝。至馬塞里。遂受命圍都倫府。議員沙利些的。勃奈巴爾的之舊友也。於是薦拿破崙爲炮